

西南風雲錄

戲說劉文輝

(一一)

● 巴山 (大陸作家)

冠蓋雲集收編殘軍

一九二五年，楊森發動「統一四川」之戰，也是川黔聯軍倒楊之戰打得最激烈的一年。聯軍的反攻，使楊森遭到慘敗，放棄成都，敗走出川，經宜賓到漢口，投靠吳佩孚。當時，四川著名諷刺詩人劉師亮曾寫一首打油詩相嘲：「十萬雄師出簡陽，一王戰敗一王降；一王遠送樓關外，回首西川淚兩行。」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劉湘在自流井開會，收編楊森殘部。出席有袁祖銘、劉文輝、賴心輝、鄧錫侯、劉成勳、呂超以及田頌堯的代表孫震等英雄人物。這時的自流井，真是冠蓋雲集，熱鬧異常。

會議對楊軍被收編問題爭吵不休，結果，「大頭」為劉湘所得，分贓結果是：

鄧錫侯得槍三萬枝，劉成勳得槍一萬四千枝，劉文輝得槍兩萬枝，賴心輝得槍一萬五千枝，田頌堯得槍一萬五千枝，何光烈得槍八千枝，劉存厚得槍五千枝，劉湘得槍七萬枝。

至於殘軍的分贖爭論更為激烈，當時四川各

軍都想擴編其隊伍，以擴充各自的實力；於是各派各方的說客前去遊說、拉攏，情況十分複雜。

如瀘州駐有藍文彬、楊春芳、向康衢三個師和張光典一個旅，在東路楊森部剛戰敗後，劉湘就派人持他的親筆信去，將藍文彬師拖到重慶；田頌堯以保定同學關係把向康衢拖到川北；劉文輝亦把張光典旅拖到自己身邊，特別是楊春芳這支部隊，因楊是綠林出身，沒有派系，大家都在打他的主意。當時劉湘就利用楊的參謀長劉石渠（是劉湘同學）去做楊的工作；劉文輝亦派邵石癡、徐介卿、張夷伯去拉楊春芳；結果，楊春芳師被劉文輝拖到宜賓。

分贓結果：劉湘收編了郭汝棟、白駒、何金鰲、王仲明、吳行光等四個師；賴心輝收編范紹增、楊漢域、包曉嵐三個師；鄧錫侯收編了警衛、憲兵以及其他部隊。

楊春芳被騙到成都

楊春芳被劉文輝所收編，內心不服，有「反水」的跡像；但因為是敗軍，士氣低落，而劉文輝的實力卻遠遠超過楊春芳。當時，楊春芳方面有

：李宗銘旅、白晏清旅、畢朝周旅、機槍營、護衛營均駐成都南較場，何庭光旅駐宜賓。劉文輝方面有：張清平師、林雲根師、唐永暉師等兩、三萬人，均駐成都，費東明師駐宜賓。

楊春芳出身綠林，四川大邑人，曾在盧師部部下任職，一貫追隨盧。劉文輝為了吞併楊春芳，就策劃找與盧師部有關係的人徐介卿、邵石癡秘密駐楊部拉關係、搞策反；又通過參謀長張紹陽（原是盧的參謀長）和楊春芳的秘書長張夷白，想盡辦法拉攏楊春芳。

劉文輝為使楊春芳低首就範（因當時楊春芳駐瀘州，又怕他被劉湘拉過去），乃密令楊春芳開到宜賓，併說服楊師再開到成都，便於雙方合作。

楊春芳是川南有名的巨匪，先在熊克武部任旅長，後來在「一、二軍之戰」中倒向楊森。二軍大敗後，跟隨楊森跑到鄂西；後來楊森打回四川，提他任第四師師長，併以四川兵工廠製造的槍枝大量補充他。所以該師擁有大炮、機關槍和漢陽步槍，實力相當大，武器又好，劉文輝總想打楊春芳的主意，千方百計想吃掉楊春芳的軍隊

楊春芳認為自己有一支強大的隊伍，對編練屬誰滿不在乎；同時楊還瞧不起劉文輝，所以楊心裏隨時都在發生變化。在他輕視劉文輝時卻恰巧上了劉文輝的圈套：楊毫不在乎的率領其畢朝周、白晏清、李鳴鐘三個浩浩蕩蕩向成都進發去接受劉文輝的整編；在路過南溪北上到達仁壽時，與劉文輝的親信，縣長廖士勤發生齟齬後，楊感覺到劉文輝可能有陰謀，去成都恐怕成「送貨上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不回……」，於是將其部隊扯橫線改變路線，向川南方向溜走。劉文輝看到快要上鉤的魚兒要滑跑太可惜，立即派徐介卿到仁壽安慰楊春芳，轉達了劉文輝的不少「許願」。楊一邊周旋，一邊思考；直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才把部隊拉到成都。楊部來到成都前，劉文輝就作了周密的計劃和安排，以南較場舊高等學堂作為楊的師部和全師部隊的集中駐地。

楊春芳部隊到達成都後，劉文輝密令畢朝周搞陰謀活動。此時，社會上已經傳出劉文輝要搞掉楊部的流言；但楊春芳又不太相信。後來楊春芳在領款問題上與劉文輝發生分歧和矛盾，併常在「幫辦署」大吵大鬧，楊還打了劉的副官和軍需處處長。這說明楊春芳不識時務，成都不是川南，不是你楊春芳的天下了。於是，劉文輝感到楊是一顆可以隨時爆炸的炸彈，不能用之，就必須除之，於是，決定要除掉楊春芳。

嫖賭煙酒麻痺楊軍

劉文輝要搞掉楊春芳，又怕楊部溜脫成都；於是便利用收買、拉關係、慰問等各種手段，讓楊部滯留在成都。此時，劉文輝秘密從各地把他的五、六、七等混成旅速調成都，加上駐在將軍衙門的警衛旅和手槍隊，一共四個多旅的兵力，秘密地環繞著楊部駐地設防，把楊部包圍起來。同時，劉湘還派有一個旅作劉文輝的後援。

楊春芳一貫在川南稱王稱霸，趾高氣揚。對劉文輝這樣的人看不透，只憑一時的哥兒們義氣，放鬆了對劉文輝的警覺。雖然有人傳出了風聲，也有人向楊告密；但楊總認為劉文輝是個君子，說話不會出爾反爾，完全相信劉文輝的親口保證。楊放心大膽地在成都逍遙、玩弄娼妓；楊部不少官兵在一片嫖、賭、煙、酒的享樂聲中，終日在外遊蕩甚至夜不歸營。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劉文輝將安排好的，駐在城外的部隊調進城來，加強西南角的力量和工事，併把楊的部隊司令部分別包圍隔斷。為了麻痺楊春芳，劉文輝在當日晚，宴請楊春芳和他的旅、團長們；在美人的陪同下，酒肉入肚，弄得楊人事不醒；楊部官兵還上街狂歡，多數不歸隊。這天入夜後，劉文輝的部隊完成了最後的進攻部署。十六日凌晨四時，劉文輝所部向駐宿舍區的楊部打響了「劉楊之戰」的第一槍；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槍彈射向舊高等學堂。楊部倉促應戰，戰鬥愈演愈烈。

劉楊混戰學生遭殃

劉文輝部向楊春芳發起攻擊後，住在公學學

堂的學生員工數百人，在兩軍對射的火網下，不斷高呼：「我們是學生呀！」但呼聲愈急，槍聲也愈烈；劉部甚至將機槍的火力向學生們呼號處掃射，以掃清射界和壯大聲勢。學生們奔跑躲避，逃無可逃；只好群集校舍間的露天牆裏；這時劉部機槍火力又射過來，當即倒下數人。有人呼叫，要求劉文輝制止，併臨時推出代表陳君、向君，匍匐爬到劉部防線前請願，要求為十幾歲的青少年們放一條生路。這些天真、幼稚的學生們，那裏知道軍閥間的利害衝突。楊春芳部的李鳴鐘旅長向學生們說：「只要劉文輝不打你們，我們是不會打你們的。此時，學生們高呼：「劉幫辦呀！請你停一停，放我們逃出去罷！我們是學生！請你們不要打呀！」那知道學生們的哀呼聲，換來的是打得塵土飛揚的密集的子彈和槍聲，真是一曲死亡的、毀滅的交響樂震懾著這些可憐的學生們。

楊春芳為了逃命，把學生們編成一個隊，走在前面喊話，使楊的部屬能乘機衝出去。後來，當楊師放下武器時，劉文輝的攻擊部隊衝入學堂，俘獲了全體員工，搜去學生們的衣服、錢物，搶走學校的儀器，書籍……在寒冷的成都，一個個赤身露體的同學被趕出校門，沿著街道，埋頭長跑，有的竟然暈凍而死。

在這次劉楊之戰中，死傷學生十餘人，公學堂附近的文廟西街、汪家拐街、君平街、包家巷附近和南較場一帶居民被洗劫一空。

四川學聯正義宣言



①大陸變色後，劉文輝的姪兒劉元瑄（左四）女婿伍培英（左二）會見二十四軍附共部隊。

②劉文輝所部二十四軍附共後，代軍長劉元瑄（前排左二）副軍長劉元琮（前排右一）等高級軍官合影。



劉文輝與楊春芳交戰中，成都公學堂慘遭「覆巢」之災；全校向各界呼籲，發出「公啟」敬啟者：敝校成立四年，慘淡經營，漸臻完備。不意此次政府提繳四師（楊春芳）部隊槍械，本校淪為雙方衝殺陣地。重圍四合，槍彈密發，深夜冥途，逃避無所。學生張君濬、高君永慎、史君治平、區君正富、李君澤宜、廚工老徐等六人，當被槍殺斃命；殷君燦等四人，身被重傷，尚待救治，其餘僅保生命；先後逃出者，又被勝利之軍剝奪衣襦，備極殘酷。所有校具、圖書、儀器以及教職員學生書籍、衣物，毀劫罄盡。以省城首善之區，文武大僚駐節之地；同仁艱難辦學，諸生遠道負笈，天乎何辜？乃遭此奇變慘禍；死者含冤莫訴，生者凍餒交侵，公理人道，無可言者。茲定於本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文廟西街本校開會追悼張、高諸君，併舉目擊身受苦痛，敬告於邦人君子！諸公悲憫為懷，夙所景佩！敢祈展布玉趾，蒞臨察視，為敝校主持公道，昭示德音，不特死者慰藉於九泉，同人感激於無限，亦吾蜀教育前途存亡所繫也。率布區區，不勝延企！順頌臺綏！

成都公學教職員全體學生謹啟

這個「公啟」，控訴了軍閥們的罪行。軍閥亦匪患，軍閥混戰，人民生命財產遭到嚴重損失，民衆被洗劫，但軍隊頭目們笑逐顏開；就在他們獲勝的時候，還說什麼下次再幹。這樣，一次

又一次地，他們就由小軍閥而變成大軍閥了。

劉楊混戰發生後，公學遭洗劫，省會成都的各學校紛紛聲援。華西大學召開全體大會，一致聲援，併送追悼輓聯，聯云：「大盜不勝誅，看誰是、問誰非，自古蓋棺難定論；諸君真不幸，公校停、私校禍，從今教育絕生機。」同時，四川省學生聯合會發出了正義宣言，題為：《反對殘殺學生之宣言》，大略是：

「查成都南較場成都公學之側，為川軍四師司令部。一月十六日劉幫辦為擴編隊伍，提繳四師槍械，即以該校作戰場。校中學生數百人，在槍林彈雨中啼泣，無所逃避；槍殺五人及校工一人，槍傷四人。至下午停戰，劉部士兵衝入該校，肆意搶掠，校舍一空；學生身無完衣，竟有大批赤體街行者，啼饑號寒，夜無歸宿。槍死者，赤身露體；傷者，裸體啼號，莫之或顧……」。

這時，劉文輝整天忙於分配收繳的楊部的槍、炮；忙於收編楊部官兵，擴充自己的隊伍；忙於在西較場調集他的五、六、七旅官兵訓話，大肆升賞或分遣回防；忙著拍發改編電報和公布改編布告，聲明自己是在「裁兵」；忙著在他御用的四川善後會議周旋，應付異己代表的質問。為此，四川學聯又發出第二次宣言：本月十六日，慘殺成都公學學生一事，本會極端反對，已如第一次宣言所述。但政府悍然不顧，視殘殺為當然。本會為全川國民生命財產計，勢有不能不再言者：國家設立政府

，替民辦事，直國民之公僕耳！當時時體貼民意，為國民謀幸福，除禍害；絕不容利己害民，草菅人命，如此慘殺學生、搜搶學校者。現該校學生，死者未葬，傷者沒醫，生者凍餒莫援，悲啼載道，目擊心傷！獨政府置人於死傷流離，反若罔聞，直不知是何心肝？本會擬定法八種，務請政府實行。不然則認為國民公敵，凡我川民，得共棄之：

- (一)、槍死之學生五人、廚工一人，政府除安葬外，每人應給撫恤費貳萬元；
- (二)、政府應開會追悼，劉幫辦應親臨祭奠；
- (三)、槍傷之學生四人，政府應親自慰問；
- (四)、未槍傷之流離學生，政府應妥為招待，各給旅費回籍；
- (五)、學校、學生一切損失，政府應給賠償；
- (六)、政府應向成都公學及全川教育界道歉；併永禁以後不得再有此種事件發生；
- (七)、凡全川學校及其附近，以後禁止駐兵，以免危險；
- (八)、凡全川各縣城、鎮、驛及民宅，以後永禁駐兵，以保全國生命財產之安全。

學聯接著又發出第三次宣言，譴責政府坐視不理；劉文輝雖然假惺惺地召開所謂善後會議，與紳耆們提出慘殺成都公學學生彈劾案；有些代表在會上問得劉文輝臉紅筋脹，無言以答。



① 任廿四軍軍長時的劉文輝。

② 川軍將領陳書農。

③ 川軍將領王銘章。



劉文輝吞滅楊春芳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時，楊春芳師全部繳槍了；計有官兵七千餘人，先後交出大炮三門，機關槍十三挺，步槍五千餘枝，手槍若干，子彈無數，鴉片煙十幾挑（每挑一千兩），其他金銀財寶無數。

楊春芳四師留駐宜賓城的何廷光旅，也在十五日夜晚，由劉文輝駐宜賓的新九師兩個旅長，將何廷光約去打牌、吃酒、抽煙，熬了一個通宵；第二天一早就在新九師的包圍中乖乖地繳了械，收編了二千多人，繳了一千五百多枝槍。

劉、楊之戰，雙方各死傷官兵四、五百人，楊春芳師被吞滅。劉文輝還故作姿態，發起一系列的政治攻勢。楊春芳由法國人保險，逃到灌縣（鄧錫侯的防區），劉文輝便委任楊春芳為幫辦署的中將高參，贈手槍一枝，大洋十萬元；同時還對楊的四師的官佐，一律以原職留用；併由幫辦署副官處牌告：「凡楊四師官佐，如願服務，仍原級原薪聽候分遣。」

一月十九日劉文輝在成都西較場召集四、六、七混成旅開祝捷大會，劉文輝發表了講話，大力表彰所部官兵在這次戰鬥中的英勇表現，獎勵每團軍馬二十餘匹、手槍若干、現洋若干。

回頭來，劉文輝發出「改編電告」，中云：「……善後期間，亟應共謀收束，裁減兵額……故將撥歸本署節制之第四師師長楊春芳調充本部中將高參，所遺四師師長一職及該師番號，業已請督辦（劉湘）裁撤註銷，以符善後會議裁兵之主

旨……。

軍閥們高唱革命歌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四川軍閥先後換旗當了革命軍長。劉成勳為二十三軍軍長，劉文輝為二十四軍軍長。

劉成勳，字禹九，綽號劉水滸，大邑唐場人，著名的西康屯墾使。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雅安西較場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三軍軍長職。他照例搜集一些當時流行的革命詞句，發出連他自己也會感到肉的宣言，他說：「今日民之所惡，軍閥與帝國主義是也；成勳當與我軍民合作而消滅之；民之所好，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是也，成勳當與我軍民合作實行之。」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該軍政治訓練處為給劉成勳培養爪牙，招收青年學生，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舉行開學儀式時，竟懸掛五色旗暨陸軍旗，入學學生推舉代表馮敬銘、王重等向該訓練處質問，並請仍以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及青天白日黨旗代替。該處值日隊附廖伯達答以開學懸旗與革命實際不生關係。誣指學生代表聚眾要挾、無理取鬧，被該處處長廖贊候勒命退學。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劉文輝身著威武的軍裝，騎著一匹高頭大馬，威風八面地來到成都西較場，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長職。他在宣言中說：「自敘南屯戍，惟知加意練兵、抑強扶弱。」他又說：「率所部數萬軍人，共循黨國綱要，參加革命戰線，國民革命一日未成功，即本軍責任一日未盡；世界大同一日不實現，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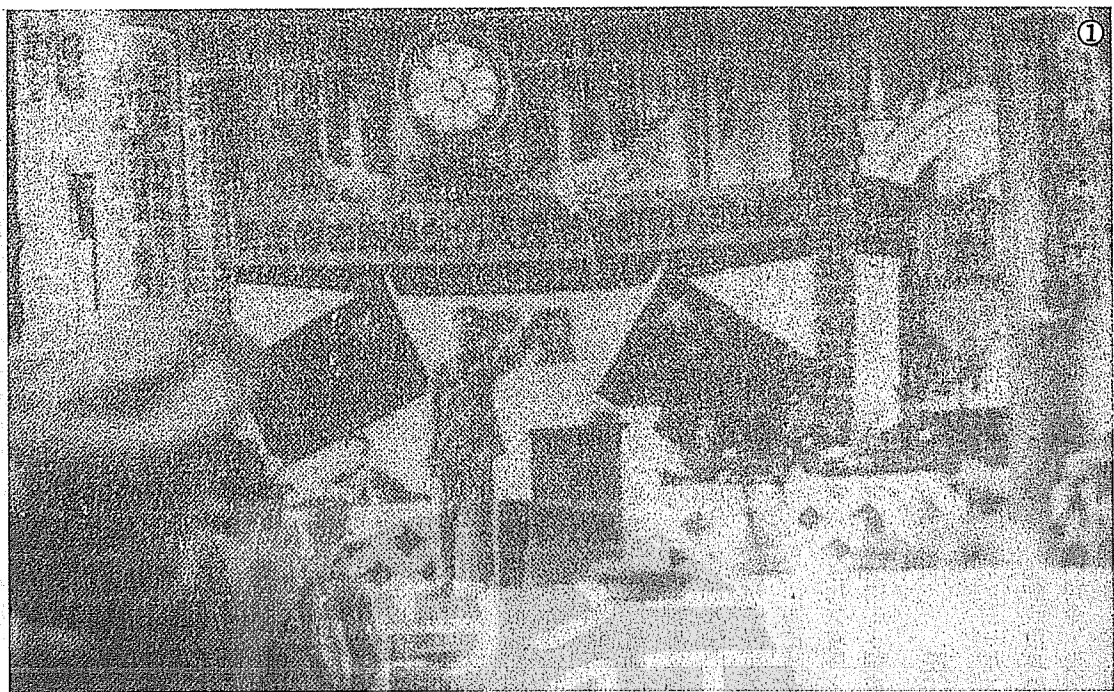
精神一日不衰；而我被壓迫民衆羈絆未能解除之時，即我國民革命軍人犧牲未終之日。」一月五日，他又出席少城公園公共體育場舉行軍民聯歡大會，他要肅清川內反動軍閥，禁絕鴉片，禁止預徵籌墊，並取消一切苛捐雜稅，鏟除貪官污吏等等。其實，這些軍閥們盡管高唱革命歌，大家心裡並不相信。

野心勃勃慾壑難填

劉文輝當上「革命」軍長後，他時時刻刻想攫取劉成勳的防地，在他已經佔據四川的眉山、青神、仁壽、宜賓、南溪、屏山、資陽、榮縣、威遠等二十餘縣還不足。宜賓是劉文輝發家的老巢，但是劉文輝認為他從宜賓、樂山至成都的通道被駐紮雅屬、寧屬和上川南的彭山、雙流、新津等縣的二十三軍軍長劉成勳所截斷。劉文輝野心勃勃，對劉成勳佔的這片川康防地早就有窺視之心。他能奪得劉成勳這一大片防地，使下川南連成一片，以雅安、西昌為大後方，就可東出或南向與各軍抗衡，進而實現統一四川、囊括西南，從夔門向外去擴大政治局面的野心。

劉成勳慾壑難填，善於投機，他當上革命軍長後，在防區預徵田賦，大肆徵收雜稅、特捐和煙捐，還勒索登喜捐、革命費等，來穩固自己的地位。

戰前，劉成勳的部署是：第一師師長藍世鎮部，第二師師長孫涵部，第三部師師長張成孝部，陳鳴謙（萬仞）旅，陳獻周旅，赦向榮旅（駐邛崃、雅安一帶）。



①劉文輝二十四軍附共部隊整編大會。

②劉文輝二十四軍附共後開赴大邑途中。



劉文輝方面：張清平旅、第十師夏首勛的蔡海珊、張爲炯兩旅。

劉文輝在攻擊劉成勳之前，那些革命軍頭們，在背後密商革命行動，參加密商的有鄧錫侯、李家鈺、黃隱等人。密商後以劉文輝爲主出兵，以鄧錫侯、李家鈺、黃隱等爲輔。「革命」軍密談「革命」話，劉文輝說：「目前的時機對我們極其有利：楊子惠（楊森）部隊已入鄂，劉甫澄（劉湘）已調他的部隊攪楊森的下川防地。我們正好趁重慶、萬縣空虛之際出兵。」他對鄧錫侯說：「晉康兄，我支持你出兵襲取重慶！」鄧錫侯知道重慶是劉湘的老巢，不敢妄動。他對劉文輝說：「自乾兄先不談取重慶，我們先協助你取脫劉成勳再說！」劉文輝又說：「這也好，總之，我們聯合取代劉成勳後，他的防地大家分，部隊分別收編！」李家鈺對劉文輝說：「自乾公，賴心輝與劉成勳關係密切，又是兒女親家，他現住成都，到時候他調兵增援劉成勳就麻煩囉！」劉文輝對李家鈺說：「賴心輝由你收拾，事成之後我和晉康兄先保你出任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晉康兄如何？」

然後大家商量先發起政治攻勢，要大造輿論。六月初劉文輝發出討閻通電謂：「……文輝忝領一軍，力圖改革，竭誠工作，自顧不遑，況當久戰之餘，人民甫獲蘇息，尚遽實行制止，不免誤會橫生，若至武力周旋，更使閭里驚憂。徬徨審飲，五內如焚。且與成勳生同井里。誼共澤袍、患難久經、情感至篤。……近仰中央政府及東道友軍，方以嚴清亂黨正告吾人。東下樓船，急

如星火。……瞻前顧後，危險實深。屬在黨軍，均當負責，糾純既苦於無術，坐視復有所不能。割席明心，勢非得已，撲刀斷腕，隱痛良深。爲黨軍國紀計，爲川康前途計，爲解除邊民痛苦計，爲收復國防土地計，用敢破除私誼，忍痛誓師，謹奉國民革命使命，秉承政府，協商友軍，應軍民之請求，酌遣部隊，馳往制止，權爲兵諫，以冀自新。……劉文輝印魚。」

劉成勳駁斥電謂：「……竊勳與輝同鄉共事，自問有德無怨，一九二二年一、二軍之戰劉湘失敗下野之後，劉文輝的第一混成旅本無存在之理，而四川總司令劉成勳竟任劉文輝爲第九師師長，突來攻擊，其目的何在，索解殊難。或者垂涎成嘉（成都至樂山）交通，以蔽部駐在雙流、新津、彭山礙其道乎？若然，則敝軍開拔在即，胡求不得？何必急於一時。意者爲反革命之黨魁，對勳開釁，以示其強健乎？則成勳份屬軍人，誓忠黨國，蹈湯赴火，在所不辭，橫逆之來，拼死決鬥！除飭所部正當防衛以待公判外，伏思川中苦兵久矣，苟能出師向外，稍有心肝者，應如何贊助成行。……擁此革命頭銜之軍長，公然出兵攻戰，是糜爛川局，背叛黨國之行爲昭然若揭……劉成勳灰印」。

兵分三路攻劉成勳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劉文輝即對劉成勳發動政治攻勢。八日，劉文輝以師長夏首勳爲三路司令，張清平旅長爲指揮官，率領熊思進、陳毓嵩、蔡玉龍數旅二萬餘人，兵分三路向劉成勳的

上川南防地突擊；一路經雙流向雅安；一路經崇慶向大邑；一路經眉山向丹稜；三路進攻的矛頭，直指邛崃、雅安。

劉文輝是一個慣於用金錢拉攏、收買、挖墻腳的人，在他的金錢離間政策攻勢下，劉成勳的第二師師長陳鳴謙（萬仞）、一師師長劉國孝和三師師長孫涵，立即接受劉文輝委任爲第五、六、七路司令。劉成勳部邊防軍羊清泉（仁安）、賀中強、受劉委任爲川康邊防軍正副司令。三師副師長兼十三混成旅旅長楊芳毓，亦受劉文輝委任爲第十三混成旅旅長。

劉成勳的旅長鰲向榮，則把部隊拉到李家鈺防地，受李委任爲第三混成旅旅長。這樣一來劉成勳的部屬已被肢解。

劉成勳部在劉文輝的進攻下，一觸即潰，僅在蒲江之擦耳巖、名山的太平場、百丈、新店子和金雞關遭到輕微抵抗。六月二十日劉成勳殘部四千餘人由草壩撤退，渡過雅河（青衣江），企圖扼險拒守。劉成勳本人則龜縮在雅安城裡。不到十日，劉文輝囊括了劉成勳的上川南防地雙流、溫江、新津、崇慶、邛崃、名山、丹稜、蒲江數縣。二十五日，劉文輝推進到雅河對岸，令熊思進旅警戒雅河、監視困在雅安城裡的劉成勳殘部。同時又兵分三路繞道洪雅的羅壩渡河；右翼由張清平率隊伍向大碧峯、大興場推進；中路由夏首勳率領，向將軍廟推進；左翼由蔡玉龍率領，向嚴橋推進。三路軍預定於六月二十七日在雅安城會師，直撲雅安城東南門，堵截劉成勳的退路。

同室操戈侵權越份

六月十四日，劉成勳駐重慶代表方瀚珍發電報給川軍各部，指責劉文輝：同室操戈，侵權越份。盡管如何提虛勁，也無法拿動其眾叛親離、土崩瓦解的局面。

劉文輝這個政客，一慣背信棄義，他是不講仁義道德的。他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通電，歷數劉成勳掛羊頭賣狗肉，沒有治邊能力，敲詐成性，昏庸不悟，殘民以逞。他籲請各軍大張撻闕，乃是爲了「拯此孑遺，出民水火之中」。就是這麼一套動人聽聞的妙言巧語，引起了友軍的支持，動搖了劉成勳的軍心。想當年，劉文輝初出茅廬曾在劉成勳統帥的驅演戰爭中立下戰功，並受提拔；看今日，這個曾任川軍總司令兼省長的劉成勳軍長只好聽憑劉文輝軍長的擺佈。

劉成勳於六月二十日率殘部退據雅安後，劉文輝在電話裡竟然向當年提拔過他的老長官說：「劉軍長，你是老前輩；時代不同了，請你打個讓手，我要到雅安來。」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劉成勳企圖組織反攻，拼湊了兩個團至沙坪抵禦；一接觸就潰不成軍。劉成勳聞噩耗，心驚膽慄，在當日傍晚，率其特務大隊和弁兵數十人狼狽向榮經逃去。半夜三更劉成勳行至離雅安城四十里之桔子崗，突遇土匪數百攔劫，槍聲四起，遍山喊殺聲連天。劉成勳這時如驚弓之鳥，祇顧逃命。山上土匪蜂湧而下，搶去槍隻數十隻，搬走十幾口皮箱財物。

劉成勳逃到榮經後，所部邊軍旅長羊清泉（仁安）等拒絕他逃寧屬。劉成勳不得不於三十日叫他的師長孫涵，向劉文輝接洽，表示願意即日通電下野。他在下野電中說：「成勳導邊無狀，致遭兵戎，訴諸良心，引避賢路。所有二十三軍職務，已於本日交邊情較熟悉的二師師長孫涵暫攝。」

當天晚上，榮經城外槍聲大作，城內部隊騷動，劉成勳驚恐萬狀；委托其三師師長陳鳴謙，轉商劉文輝，表示願意回大邑原籍休養。而劉文輝兼并劉成勳的目的地已達到，也不再叫官兵「去捉住軍閥劉成勳」、「交付民衆裁判」，更不爲蒲江的農民「除暴」了。而是立即電「南路各處，保護禹公（劉成勳自禹九，尊稱禹公）回籍」，七月三日劉成勳打電給劉文輝致謝：「昨接鳴謙轉來（二日）電，至感。擬於本日回籍休養。隨帶手槍數十隻及遂芳所部兵運（送護）以外，希即轉知前方各將領及沿途各地駐軍爲盼」。劉文輝怕劉成勳東山再起，公然任命舵把子牟二箕爲獨立團團長，監視劉成勳的行動。劉成勳也就不能不磨滅志氣，頹廢沉寂。爲防不測，他連縣城都不敢進，呈現一幅慘相，成爲瘋子。

吹捧自己收買人心

劉文輝一舉攫取劉成勳的防地後，又裝出一副「關心民瘼」的樣子，訓令雙流、彭山、新津、邛崃等縣縣知事，教他們將「所有一切苛捐立即罷除，以示更始。」另一方面又示意寧屬的地主豪紳們印製宣傳品，頌揚劉文輝的「仁德」，說什麼「二十四軍真是四川的革命軍隊」，「劉軍

長真是革命軍人」，他的官兵「毫不擾民，軍糧自備，不拉一伏，不入民房」；甚至是「重兵入境，農民不輟，行旅如常，田夫荷鋤，頌閭閻之有序；行人待路，讓中央以先征；古所謂歸市不止，耕者不變也」。這些鬼話，簡直把他防區說成是桃花源，真是不知羞恥了。

實際情況如何，筆者在這裡例舉，一、二。就在劉文輝對劉成勳用兵當時，《國民公報》不時刊載四川人民由於戰爭負擔奇重，加以旱魃爲虐，人民過着「羅根掘草，人自相食」的悲慘生活。劉文輝在告誡其防區縣局長時說過這樣的話：「本軍成地共二十餘縣，初未嘗在公然反抗行爲；獨宜賓、榮縣兩處，掀起軒然大波，竟至先後崛起，顯與政府爲敵」。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國民公報》刊出一則消息，劉文輝防地下川南某縣旅蓉（成都）同學會呈請縣屬某軍（即二十四軍）部取消苛捐，文內稱該縣：就客觀的發言，所捐數目，可以稽者，亦遠在五十萬元以上。計徵糧四季，每季十六、七萬元。煙稅及燈捐萬餘元，而去腊新別捐，除照常徵收外，復預徵三年之糧稅，並勒索革命費五千元；同仁不勝驚駭：未能「罷除」的苛捐雜稅終於逼人發出怨聲。

劉文輝的五哥劉文彩在宜賓爲他操縱經濟大權，在宜賓橫行霸道，民衆的控訴書說：惡魁劉文彩把徵稅衙門變成搖錢樹和聚寶盆。他橫徵暴斂，花樣百出，稅目繁多；妓女要徵花捐，還有剪頭捐、廁所捐，看一場戲，買張戲票就要負擔娛樂稅、印花稅、傷兵之友費、警士寒衣捐，政

教經費等附加稅。當地流行兩句打油詩是：「自古未聞屎有稅，而今祇剩屁無捐。」這封民衆的控告信，反映了「革命」軍的革命謊言，事實無情地給那些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劉文輝在「獎勵官兵書」中，聲稱這次用兵，「時不逾月，全局抵定」。而且得意地說：這祇不過排除障礙，聊解倒懸而已。他還有「重大目標」，要部屬「磨礪待命」哩。

劉文輝在酒足飯飽之餘，分了點殘羹給部屬，發出了一通「飲至策動，於義不廢；犒軍餉士，觀感殊深」的議論後，這才「每兵一名，着獎勳銀一元，外給津貼二元；下級官，每員各給予獎勵銀十元」的買命錢。

四川政局暫告擱平

一九二八年春間，楊森聯絡李家鈺、羅澤洲合力向重慶劉湘進攻。劉湘看到形勢急迫，乃讓出資中、內江兩防地，取得劉文輝的聲援，劉文輝和劉湘本是叔侄關係，一方面又與鄧錫侯、田頌堯爲保定同學，大有左右逢源，舉足輕重之勢。爲了再度分贓，劉文輝乃倡議四巨頭會商，以泯除猜疑、安定川局，於當年夏季，劉文輝、劉湘、鄧錫侯、田頌堯集會於資中，議定推劉湘爲四川善後督辦，劉文輝爲四川省政府主席，鄧、田亦參加省府組織，並聯名電請國民政府分別予以任命。四川政局因此暫告擱平。由於李家鈺、羅澤洲等，自攻劉湘遭到失敗後，甚不甘心。他們對劉文輝電援劉湘，以及取得內江、資中防地

又攫取四川省主席，表示切齒憤恨。迫不急待地以爲劉文輝侵佔地區太寬，部隊在重新打散改編之後，內部未必真能團結，況分駐各地，有的隔離很遠，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迅速集中，認爲有機可乘，可以打一個措手不及，遂於一九二九年春，舉兵襲擊資中，內江，意在首先截斷劉文輝與劉湘之間的聯繫，並奪取上川東防地。殊不知劉文輝很快地集中了主力，大舉反攻，不但將資中、內江的來敵打潰，還乘勝把李家鈺趕出了遂寧。在劉文輝的運籌下，次年，羅澤洲的部隊發生內變，迫羅下台，由其旅長陳鴻文取而代之，並將所有部隊拉歸劉文輝收編爲一個師。

胸懸金印趾高氣揚

在據地稱雄的四川軍閥中，一九二九年劉文輝已據有上下川南、寧、雅兩屬和上川東部分地區共七十餘個地盤，而且多爲富庶之地，這是他最得意的時代。爲實現他統一四川的野心，並在「法理」上取得四川「群龍之首」的地位，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就任南京政府委任的四川省主席職。這天，成都舊督署衙門張燈結彩，冠蓋如雲，前來觀禮者有各界團體代表人士，士紳們的溢美之詞，如潮水般湧來。蔣中正還特派杜少棠爲代表，手捧四川省政府主席印綬，授給劉文輝。

胸懸金印的劉文輝，趾高氣揚。他在就職演說中宣稱：奉命行權，無所與讓。還發出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就大網爲之初定，兵禍永絕，文治聿興，自欺欺人的大言。

劉文輝爲維持與鄧錫侯、田頌堯的所謂合作關係，以謝持、任鴻雋無意回川，川事紛繁，急待着手分別整理，各廳不能無事虛懸，他推薦鄧錫侯爲財政廳長，向傳義兼教育廳長。鄧錫侯對於省府委員這一虛位，早就耿耿於懷。劉文輝是信佛教的，他說：「要照佛家說的，我們入地獄去救衆生，庶幾乎才可以救得四川的人民。我們既有了這個統一的意志，然後才能說統一軍財的辦法。說到財政軍政，非要有筆過渡費不能辦。」劉文輝的這段講話說穿了，拿錢來！

劉文輝的演講，當着四川軍閥們看風變舵，露出一副安閒自如的姿態。七天後，鄧錫侯包車二輛，攜帶妻兒到都江堰遊玩，瞻仰顯英廟（二王廟）。第三天參加都江堰開放內河，在伏龍觀宴請當地士紳，開懷暢飲四十餘杯，博得了豪飲的美名。田頌堯見鄧錫侯如此，他驅車到成都外東沙河堡游放生池。而獨樹一幟的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在劉文輝就任四川省主席的當天，從成都回到他的老巢去了，謀圖恢復同盟軍勢力。謝無圻等還在順慶檢閱所部，準備和劉文輝一決雌雄。李家鈺被推舉爲同盟軍主席，他們計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鼓攻下資中、內江、自貢，攔腰截斷東大道，使劉湘、劉文輝兩叔侄不能相顧，乘勝打垮劉文輝，然後再解決劉湘。大家發誓：「同盟軍有不遵守公約者，一致認爲公敵。」致加以撻伐。」

狡猾成性玩弄政治

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李家鈺、羅澤洲、楊

森、黃隱在順慶組織「同盟軍」，推李家鈺為總指揮，以何金鰲、謝無圻、劉荏冰、陳光藻（鴻文）等分三路進攻劉文輝資中防地。他們於九月中旬開始調動部隊，由遂寧出發，經樂至向資中進攻前進。當時駐資中的劉文輝軍之向傳義第二師亦早有所聞，爲了縮短戰線，亦將駐富順之張志榮調到資中，內江和駐資中之林雲庚、陳萬仞兩旅及熊旅共同防守資中。同時，劉文輝離開成都前往資中、內江親自部署軍事，分化瓦解李家鈺、羅澤洲、楊森等部的力量，向鄧錫侯、田頌堯表示真誠合作，力勸鄧錫侯維持和平，約鄧錫侯一起去簡陽，由鄧錫侯電請李家鈺到簡陽商談「和平」。

劉文輝還敦請田頌堯在他和鄧錫侯離開成都期間代理四川省主席職務。劉文輝玩弄鄧錫侯、田頌堯於股掌之上，還唆使鄧錫侯、田頌堯的師長陳書農、孫震等聯名通電致李家鈺，希望李家鈺「愛重和平」，實際上是對李家鈺施加輿論壓力。

四月十八日，劉文輝率手槍連與鄧錫侯、黃隱、陳書農同赴簡陽與李家鈺會面。李家鈺看透了劉文輝玩弄假和平的政治把戲，決定借簡陽會議扣留劉文輝，他打電話給駐簡陽的第二旅旅長李青廷，作了扣留劉文輝的佈置。李青廷是早年隨李家鈺當兵的心腹部下，接令後立即作好佈置。但是，李家鈺的電話卻被劉文輝的電台台長胡文玉竊聽，他立即向剛到簡陽的劉文輝、鄧錫侯作了報告。鄧大吃一驚說：這個李其相（李家鈺別號其相），哪個亂來喃！鄧錫侯拍着胸口說：

自乾（劉文輝別號自乾），一切有我，我親自護送你到資陽臨江寺！

劉文輝面對鄧錫侯說：晉康，這是你親眼看見的，是李其相在不擇手段地破壞和平！鄧錫侯說：所以我才親自護送你走！黃隱、陳書農也勸劉文輝道：劉自公息怒，一切有晉康公負責！

劉文輝狡猾地說：好，我不多說，一切聽晉康兄安排！劉文輝拿起電話告訴駐資中的旅長林雲根派部隊到臨江寺來接應。劉文輝、鄧錫侯、陳書農、黃隱等動身到達臨江寺時，奉林雲根之命的第三團第一營營長洪慶之，早已率全營在此等候。劉文輝不敢久留，離開臨江寺繞道高樓場過資陽。李青廷得知劉文輝已過簡陽，親自帶隊追趕；趕到臨江寺，知劉文輝已走，他不敢再追，折回簡陽。

兩軍激戰盟軍敗北

四月十九日，楊森部、何金鰲及羅澤洲、陳鴻文、謝無圻、劉位冰等分三路由蔡家場、太平場圍攻資中。城內守軍在楊森、羅澤洲、謝無圻部的猛烈攻擊下，死力支撐了兩晝夜，劉文輝的師長夏仲實率余中英、張志芳、陳鳴謙三個旅向內江，資中前進發起攻擊，俘獲楊森、羅澤洲部官兵二百餘人，橫擊楊森、羅澤洲、謝無圻等部側背，遂解資中之圍。

四月二十日，劉文輝部陳鳴謙向馬鞍山發動攻擊，夏首勛（仲實）率余中英、林雲根旅增援，張志芳旅抄襲水口廟，兩軍在馬鞍山展開激烈的爭奪。

四月二十一日拂曉，楊森、羅澤洲等不支，分向資陽、樂至退卻。馬鞍山一戰，雙方傷亡共三千餘人。

正當楊森、羅澤洲等圍攻資中之際，劉文輝所屬隆昌、富順等地的增援部隊，途經內江之田家場向資中急進，集結在觀音灘和高渠鎮的李家鈺部第一旅副旅長曹善群一再向李家鈺建議，攔腰截擊劉文輝的增援部隊，並攻占田家場。李家鈺不許，命其待命行動，致喪失戰機。待楊森、羅澤洲等圍攻資中又遭到劉文輝夾擊後，楊森、羅澤洲等部向馬鞍山敗退，李家鈺才令曹善群進攻田家場。接着李家鈺出示鄧錫侯二十日的「停止戰鬥、返回原防」的電令。緊接着李家鈺又出示鄧錫侯的「各就原地、停止戰鬥、聽候處置、不得妄動」的嚴電。這是李家鈺爲保存實力，不願和劉文輝開釁，並借鄧錫侯之電令收場的一種把戲。

與此同時，田頌堯發出「制止內爭」的通電，聲稱爲調停川事，維護成都省會治安，故作姿態地命他的第二路五混成旅旅長曾南天和第一路三混成旅王銘章全部即日開來成都，保衛省城治安；又電向傳義、夏仲實、冷寅東、李家鈺、羅澤洲、陳書農、黃隱、馬毓智、楊森等捐棄前嫌，顧全大局，雙方立令所部停止軍事。人稱矮子心多的李家鈺，借此順水推舟，立即通電各方，聲稱這次上川東戰事，推原禍始，是各部不得其平，姑熄火必先抽薪，揚湯不能止沸。苟能息其不平氣，則自無不可了之局。

四月二十三日，李家鈺致鄧錫侯、田頌堯調

解電，申明上川東之戰，原是楊森、何金鰲、陳鴻文、謝無圻各部依托無地，不得已迫向省府要求，意欲各引饑軍就食資中，內江，且該地係甫公（劉湘）防地，並非自公（劉文輝）所有，論其行動，原屬粗疏，揆其情形，實堪憫側，各該部同屬吾川軍人，且有隸公屬下者，乃流離饋沛，饑困困窮，無片地以容身，無一粟以果腹，甚至號泣莫喧，呼籲無聞。饑不擇食，迫而至此：……李家鈺這個通電，既未過分得罪劉文輝，又對楊森等出兵說明是出於不得已。

天災人禍百姓遭殃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國民公報」載，當年四川各地兵燹（人禍）之餘，繼之以乾旱（天災）災情最重的是順慶，城中羅、楊等部雲集，老百姓所食者，不惟樹皮根，而且糧種皆無，見者莫不痛心疾首，不識身受者將何以聊生？該報又稱：金堂連年饑饉，入春以來，亢陽不雨，麥豆失望，農人大起恐慌，饑民千百成群。該報又說：永川旱魃為虐，天久不雨，河水斷流，飯料維艱，四民皆仰天而望雲霓，農民尤為惶惶。可是殘民以逞的軍閥，為了爭奪地盤，驅使千萬士兵為他們賣命。

失敗者自然垂頭喪氣，如楊森，只因自己屢遭失敗，刺激良深，精神錯亂，喜怒無常，時或嚎陶大哭，時或殺戮部下；歇斯底里，神態若狂。而勝者劉文輝，則彈冠自慶，闊步傲視，自鳴得意，情不自禁地向部屬宣稱：惟此次勝利，實足表現本軍平時訓練之精神。言下大有長纓在握

，欲縛蒼龍之概。

與李家鈺結下深仇

劉文輝擊敗同盟軍，深知李家鈺懷恨在心，作為老謀深算的軍閥，深感李家鈺是一個有強烈報復心的人，如果不除掉李家鈺後患無窮。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的一天，李家鈺乘私包車，後面跟八個手槍兵，由副官袁九成帶隊，包車路過遂寧「醉翁亭」酒樓，發現幾個鬼頭鬼腦的人，李家鈺令袁九成帶人到酒樓搜查。在酒樓查出四個外地人，身上各帶手槍一隻，馬上將四人逮捕，押回總司令部審問；這四個人交代出：劉文輝二十四軍司令部命令他們到遂寧來行刺李家鈺的。三天後，李家鈺叫人把四個刺客帶來審問，李家鈺嚴肅地說：你們這四個人來遂寧刺殺我，我不怪你們，現在你們認罪，也願意改邪歸正，我就放了你們，回去後再不要做為非作歹之事！李家鈺把放在桌上的四隻手槍遞給他們說：槍還你們，丟了槍你們回去交不了差，拿去吧！四個刺客叩頭說：謝謝總司令不殺之恩，李家鈺又說：你們走我也沒有啥子送你們，一人送五十元大洋做路費，你們走吧！

四個刺客走後，李家鈺的參謀長趙伯福問李家鈺，為啥放他們走，不殺了他們？李家鈺說：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嘛，我講義氣放他們，他們總不能不講點義氣和良心罷，殺了他們又多結下幾個仇人！

幾個月後，劉文輝密令團長蔣東海，派了土匪出身的劉玉亭帶着四個兄弟伙到遂寧，在南街

口開了一間賣鴉片煙的舖店。李家鈺部感到可疑，趙伯福參謀長即派人到煙舖搜出十隻手槍，即將劉玉亭等逮捕審問，問他們來遂寧做啥子，哪個派你們來的？劉玉亭嘴硬不說真話，趙伯福大吼一聲：狗日的不從實招來，給我打；衛兵一擁而上，按倒劉玉亭等五人嚴刑拷打，五人受刑不過，一一從招，說出奉劉文輝的團長蔣東海之命刺殺李家鈺的。

李家鈺一聽大怒，立即要打電話給駐成都的警衛司令李注東，要他帶兵把駐成都的蔣東海圍收拾了。

副官袁九成忙上前說：報告總司令，這個事不能這麼辦。帶兵打團長必然雙方出兵，把成都打爛，事情就鬧大了。還是我帶幾個人去收拾蔣東海就是！

李家鈺答應說：好！這個事就交給你辦，需要多少錢你到軍需處支領就是，就說是我說的！

一九三〇年的一月三十一日（正月初三），袁九成帶了汪海雲、汪占雲、張清雲等六人，換上便衣，由參謀王宇山用汽車送他們到成都住總府街李注東司令部內。二月十七日下午，蔣東海坐車到橫通順街連長老婆家取樂；袁九成等在天剛朦朧亮，趕到斌陞街蔣宅，裝成王先生去喊門。

看門老頭說，蔣團長沒有回來；袁九成急忙趕到橫通順街連長老婆家，衝進屋裏，看見蔣東海還在同連長老婆睡在床上，對準蔣東海腦壳一連打五發子彈，蔣東海腦壳被打爛，當即死亡，由此劉文輝與李家鈺結下的私讎更深了。（未完待續）